



信
2187
2



口仁12言
2187
2

論語不惑以費細率人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

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季氏與孟子合今從之

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爲犧義與棧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

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

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

卒不行。

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

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適衛主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籛由

適陳

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

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王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

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

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

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

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

蘧伯王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

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

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

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

溺耦耕荷篠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

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

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

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

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

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

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

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

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

詩正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

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

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

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

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

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

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論語集註序說
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三篇其二十篇中章
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
張凡三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
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

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
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
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
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頃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
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

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

語君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

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

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

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

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

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

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

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

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二者曰：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十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十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

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

失之於野而已

論語卷一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

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

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

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太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

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尊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

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

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已者

也。友所以輔仁。無母通禁止辭。

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

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

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

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

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字

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

於人者也故時君敬信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其諸語辭也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有子曰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

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

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

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可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

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

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

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以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

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

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

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

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

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

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二百者舉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正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正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正之。則

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



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渾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進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

無違謂下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

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

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二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二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

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

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

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

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

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

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子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

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

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

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

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

樂者不在於是。則亦爲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

焉於處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

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

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

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

不周。非特爲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

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

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

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

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罔。而無得不

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

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

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

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

知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

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

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

未信。殆者所未安。程氏曰。尤。罪自外至者也。言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

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

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石問。皆稱孔子對曰者。

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

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

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

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

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

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

平地仕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一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

仁義禮智信又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躰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

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

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一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太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

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

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

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

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太

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王帛交錯。鐘鼓鐸鏜。亦將如之何哉。然

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

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一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大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杯飲爲之。簋簠豆。鬯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

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

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李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

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李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人射之禮耦進一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心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

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所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土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

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

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太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

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

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神在。

祭神如在，祭如在。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祭如在，祭神如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人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太夫

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墜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誣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何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誣孔子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

子曰不然

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

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二代之禮至周大備太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

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

禮也

大音泰鄒側留反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

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

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

皮卿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失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

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

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

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

人不能友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

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

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

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

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子聞之曰成事

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

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

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

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

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

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玷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

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儻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蘓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哉

子語

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

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

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

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

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

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

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

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

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

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

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

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有而自不亂。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則一利。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

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

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也。志誠也。

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

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

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

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

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

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

好惡皆去

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

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
下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
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
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

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
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

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
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
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
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
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
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
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
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
之理苟得聞之

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
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
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

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
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
足與
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
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

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
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一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
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
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

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

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

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

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

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

乎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

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

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

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

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

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

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

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己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

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

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毋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

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

孝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子曰：父母

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

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

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

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

子問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

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

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

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一

二七

